

一 戰 爭 救 國 與 救 國 戰 爭 一

一 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與一貫性 一

573.07
372.0



3 0534 5401 7

戰爭救國與救國戰爭

幹校第一次總理聯合紀念週鄧副主任講演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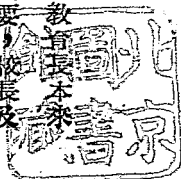
主席，各位官長各位同學，今天是本校第一次總理聯合紀念週，本校校長及教育長本來應該來訓話的，惟最近因本集團軍及西南各省發動抗日救國戰爭，在事實上的需要，校長及教育長，有所更調，舊任校長及教育長，早已離崗，而新任校長及教育長，又尚未到校，因此，由兄弟來和諸位講講話。

關於校務方面，現以同學尚未到齊，待集中後，再由校長或教育長向各位報告，我今天所要講的，是關於抗日救國方面的一些意見。

我們知道：自我們的李總司令發表焦土抗戰的主張以後，全國思想及輿論，發生很大的波動，最大多數的人士，自然以無限的同情，表示無限的歡欣與敬仰，然有一小部份人，因認識與立場不同，以為如此，中國的危險性太大，他們以為中國一切都趕不上人，戰爭發動，必敗無疑，且認為對此抗戰，無異發動世界大戰，在這廣大的鬥爭中，中國的危險，實不

小組討論問題

九



809519

堪設想。這種理論，我們以善意的批評，確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我們試看看我們領袖的主張，目前已得到國內各黨各派及廣大羣衆的擁護，國際上也得到許多的同情，這就是這種主張可操勝算的銖證。因爲這次談話，總司令說是行動的表示；不是一種政見的宣傳，所以自發表之後，本集團軍及各友軍接着就準備實際的行動，一四兩集團軍抗日通電，就於本月四號發出了，在這抗日運動發展的過程中，聽聞有極少數人放出流言說抗日就會亡國，這實在是喪心病狂，可憐亦復可笑！這是全不明瞭國際大勢及民衆要求的盲目胡說，我們對於這種可憐的人要以最大的容忍，以最正確的理論，與最誠懇的精神，感動他們，希全國同胞能同一目標下，共同奮鬥，不願以彼認識錯誤，與之發生隔閡與衝突，致減少對外鬥爭的力量。

我們爲深切明瞭戰爭的意義與作用起見，今天特提出戰爭救國與救國戰爭這個問題，與各位商討。

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分做三點來說明。

一、要救中國只有戰爭了，非戰爭決不能救中國。

二、戰爭一定可操勝算。

三、什麼是救國戰爭。

古語云：兵，兇器也；戰，危事也。以此而形成非戰論的中心主張。我們對於戰爭，本來亦認為是悲慘事件，對這種主張，抱相當同情；假定人類不能避免的衝突，可不戰而解決，誰願意有這種悲慘事件的發生。無奈國家與國家種族與種族間衝突的缺陷，非空言所能解決，而戰爭就因此不能避免了。

在中國這樣的危機下，一般有志之士，對於救國主張，亦會熱心地發表過各樣的意見，如文化救國，科學救國，交通救國，甚至於優生救國等等論調，都不無是有感於衷，而發揮出來的。

在文化救國論者的意見，以為中國民衆的智識水準太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不能發生政治與國家觀念，民族自信自尊心，日益消失，因此以為要救中國，非從速普及教育，提高智識水準，以培養其自尊自信的心理不為功。

在科學救國論者的意見，以為中國歷來教育，於實際應用科學方面，缺少注意，因此佈

滿各地的，都是些文學士法學士以及其他不切實際應用科學範疇的高等流氓，因此以為要救中國，非改弦更張，注重實際應用科學不可。

在交通救國論者的意見，以為中國因交通不發達，國內貨物不能流暢，因此在經濟上長久停滯於手工業的階段，不能進展，在治安上土匪橫行，不能維持地方秩序，以至農村日見衰落，為補救這種弊端而求救中國，目前只有從發展交通着手。

優生救國論者的意見，可以北平清華大學某教授；為其代表。他去年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一篇論文，大意說中國民族的本質根本太壞，要救中國，便要用優生學，根本改造中國民族的本質。

我們救國的主張，並不是說不應該提高文化，注意科學，發展交通，講求優生，而是覺得以上的各種主張，非救國的根本辦法。目前局勢，危如累卵，已不容我們優遊的去做以上各種文件，因為以上文件，是要中國得救以後，才能談得到的問題，在目前而急急於談上項主張者，都不免過腐。而且他們不知道在廿世紀的中國，與十八世紀時代弱小國家所處的環境，根本不同，在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的發達尙未成熟，而現在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最後階段的

帝國主義形態，其內容已相差很遠了。他們以為十八世紀丹麥與普國戰爭失敗後，國內有志之士即主張普及教育，發展經濟等等，不多久，而丹麥國力恢復，其教育與經濟制度，今日且為世界之模範。德國在十八世紀時受法國的壓迫後普國實行徵兵，普及教育，不多時亦即戰敗法國。中國此時，應即以丹普為模範，埋頭苦幹，以救危亡；殊不知這種主張的根本錯誤，就是未明瞭時代性，上面說過，在資本主義發展未成熟時期，與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內容不同，當時丹麥普法各國發達程度相差不遠，弱者尚可以一時努力，趕上前去，現在落後如我中國者！而欲談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異無如烏龜與飛機賽跑，愈言準備，而相差之距離愈遠。此十八世紀之救國論，不適用於現在之中國，而救中國之正路，惟有馬上戰爭之一法也。

我們以為戰爭才可救中國，其所以然的道理，可更詳為分析。我以為中國民族危亡的根本原因，不外下列三項：

一、民族意識不堅強：其所以不堅強的原因，第一是數千年來在其周圍的國家，都是些小國，多被其征服或同化，對外競爭的機會減少，便不能激發堅強熱烈的民族意識。第二是

因為國民經濟不發達，意見因之難於統一，即觀歐洲各國在國民經濟未發展前，亦難例外，目前中國國民經濟，雖在潛伏地的發展中，但終須受資本帝國主義經濟的壓迫與束縛，難於成熟，自然民族意識，亦難造堅強的境地。

二、中國民族為最古民族，其精神已形成衰老狀態，缺乏蓬勃的氣像，因其如此，所以一切事件，都陷於停滯混亂的當中。

三、缺乏組織能力：中國向來缺少有三個人以上精神團結組織完善的團體，所以整個民族，如一盤散沙，未能結成一偉大的力量。

以上三者，為不能自存的根本原因，能挽救這三種原因，即為良好的救國辦法。我以為唯一辦法，便是戰爭，因為惟有戰爭，才可以提高民族意識，煥發民衆精神，嚴密民衆組織，我們看一看軍隊裏的情形，就可以知道，軍隊生活，一切有紀律，有秩序，以中國人在個人平時生活，非常浪漫，一入軍隊，便可根本改善其生活態度。而尤其發動對外戰爭，便馬上可提高其民族意識，如歐洲民族意識最強的德法兩國，便是由戰爭培養而來的。所以要剷除中國民族目前危亡的病根，只有發動廣大的民族革命戰爭。

其次，我們看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我國的大陸政策，目前已到了最急進的階段，在我們的心理中，未始不希望妥協，希望和平，以待未來的機會，願從九一八以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妥協，和平，待機等等，悉屬幻想，由不抵抗的妥協，和平、待機的主義，棄掉了東三省，跟着又要丟棄華北了。我們知道，華北的鐵產如煤鐵，農產如棉麥等項，在我國國民經濟上佔主要地位，華北於政治及文化的關係，尤為我國命脈所關，日本奪取了我們的東三省，譬如砍掉了我們的手足，猶可生存一時，奪取華北，是無異要我們的腦袋了，還可稍事猶疑麼？有些人到了這個時候，還以為日本有了東三省，不會再要華北，其實他即不要華北，我們又安可以聽其久佔東三省，況且他天天增兵華北，促成華北政權的明朗化，他的用意，在什麼地方？我們還可以坐而待機麼？所以我們此時應乘華北尚未完全喪失以前，急起直追，驅逐日本勢力於我國土之外；不然則華北一失，成立如東三省一樣的傀儡偽組織，強迫中國人為其前鋒衛，則將來縱欲收回，亦必有以中國人屠殺中國人之一日，其悲慘直不可想像，我們要想不到中日人以華滅華的毒計，非於此時，馬上起來抗日不可。

現再從歷史的教訓看，自古及今日，有戰爭可以救國，未聞僥倖而可以圖存者，宋之于

金，秦檜一味主和，一讓再讓，而終不免于亡。此爲僥倖圖存的最好教訓。其以戰爭而救國者，如土爾其之抵抗希臘，全國民衆，一心一德，置生死於度外，終能克其大業，而擠爲世界次等的強國，中外各史，難逃此例。願亦有以阿比西尼亞以戰而亡國者爲言，殊不知此時之阿比西尼亞，絕未可視以亡國，蓋阿意戰爭，尙未結束，具有堅強民族意識之阿國國民，我相信必于即將爆發之世界大戰中，發動其復興民族的偉大運動，國之復興，十年內外，必可証明，倘阿國當局於此刻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坐而待斃，不起而抗意，提高民衆的民族意識，則其由失敗而永遠亡國，實敢斷言。今者其全體民衆，由忠勇當局之領導，奮鬥到底，民族觀念，已深入於各個民衆之頭腦，其國家民族之復興，當不難于預卜。

我國人亦有在原則上承認對日抗戰，但其惟一條件，爲準備實力等待時機而後戰，其以落後的中國，對抗帝國主義之日本而談準備，其觀點之謬誤，上面業已畧爲談及；現將其等待時機之說，再加分析，以明其不當。

我以爲待機而動的主張，其爲明瞭國際形勢者所發之論調，卽無異爲降敵者作辯護，實爲無可原恕；苟昧於國際形勢，而作此主張，則不可以不辯，我們知道，現在太平洋大戰之

主動國家，並非英美俄等國。而爲日本，如日本對英美俄不採取軍事的敵對行動，決不至於發生戰爭，因爲英美俄等國，各以歐洲政治關係，及本身經濟問題，不願亦不能採取對日實際軍事行動，至於日本英美俄之國的衝突，固然很尖銳，但無論從那方面講，日本在未滅亡中國，並好好消化了以前，決不會貿然發動對英對美或對俄的戰爭。因此其最合算的辦法，自然以進攻中國爲最適當，損失少，而獲利多，焉有放鬆的道理。且進一步說，我們即想要各國出而干涉日本的行動，亦不是死氣沉沉可以坐而等待，也必須由我國發動救亡的偉大戰爭，才可引起各國轉入戰爭的漩渦。所以不抵抗則亡國，必在世界戰爭未起之前，這種企圖苟延殘喘的待機救國主義、實際上直無異亡國主義。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何爲救國戰爭，我以爲救國戰爭，便是自衛的戰爭，而非侵略的戰爭，自衛的戰爭，必可得到世界的同情，及全體民衆的擁護，所以救國戰爭，是全國愛國群衆對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漢奸！的鬥爭；而非某部對某部或某人的問題，與國內歷來的戰爭，性質根本不同，這次發動的戰爭，是要聯合國內各黨各派，及全國不甘爲奴的生產民衆，在同一目標下，共同奮鬥，卽如共產黨罷，其中主張，本爲階級鬥爭，階級專政，但因事實

的指示，不能放棄其原有主張，而隨着我們採取民族革命的路線。在這樣情形之下，全國已形成統一的戰線，這戰線的目標，是抗日救國，而進攻的對像，便是漢奸和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漢奸，我們不能承認他是中國人，他要危害中國，以求容於日本帝國主義，這便是日本的奴才，我們非予以嚴厲的制裁不可。不過此等漢奸若能痛改前非，我們當以最大的度量原諒其既往，同時并觀察并督促其將來。其次我們要知道的，便是抗日的時間性，這次抗日，是長期的鬥爭，我們所希望的不是戰場上一時的勝利，而是持久抵抗的最後勝利，因此，我們要準備持久的鬥爭，並且要旅行普遍的遊擊戰爭，隨時隨地，都在實行抗戰，如此，則日本非動員一二百萬軍隊，必難有所施展，動員過多，則以經濟恐慌，國內必起劇烈騷動，以至於崩潰，所以最後勝利，必操在我們的手上，這樣廣大持久的戰爭，便是救國戰爭。

我們幹校的同學，將來都是鄉村的領導，這種廣大持久的救國戰爭，正需要我們去參加，去領導。將來在戰時民衆武力的組織與運用如何，戰時的經濟計劃如何，都要陸續的對各位講授，希望隨時注意，俾能負起復興民族的偉大任務。

（完結）

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與一貫性

鄧副主任演講

各位官長，各位同學！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與一貫性。在未講這問題的內容以前，要向各位說明的，就是我國現在到了這樣危險的地步，非趕緊團結起來，以偉大力量，共同奮鬥不足以圖存。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們，最足以妨碍團結精神的，就是「意氣」；意氣用事的人，對於對方，往往視同水火，毫無理性地任意攻擊，以至隔閡日深，永無合作的可能。中國文人學士，自古便多以此誤事。歷史上使我們驚心動魄的，如宋朝自太祖杯酒棄兵權以後，歷代武備不修，國勢日弱！及神宗時，有偉大的政治家王安石者，覺察出衰弱的原因，力主變法，當時的諸君子，如司馬光，蘇東坡，歐陽修輩，以與王安石意見不和，便起來極力反對。在王安石未變法之先，他們的本意，也未嘗不想要把制度加以改良，不過以改良制度的意見，發自王安石，他們因與王安石意見不和，便連他所提倡的制度也加以反對了。後來王安石以他們的反對，雖然變法，終未完全收效，及神宗崩，司馬光上台，乃一反荊公之道，這時原來反對荊公者，却又有許多主張要保留荊公的遺法了，這是不是

意氣用事？這類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不知多少。可是我們目前的環境，是再不能容我們踏這種覆轍。我們對於任何事情，都應該要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觀點，詳細地加以分析，才不至發生錯誤。

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並不是站在那一黨一派的立場，硬要說南京政府不好。我們是要從分析各種事實，來求解答南京政府爲什麼要降日這一個時常令人懷疑的問題，同時各位尤其不要誤會以爲我在政訓處負了一點責任，便是戴了有色眼鏡說話，對我所說的真實理論也發生懷疑，我只希望你們以第三者看我，同時，我們也以第三者自處，聽了我的話後，就事論事，詳細想想，才能得到正確的了解，才不會辜負今天的時光。

一、要瞭解南京政府先要瞭解日本

本來有許多許多的事情，單從直覺的表面的觀察，是難以明了的。比如地球是繞着太陽旋轉的；但我們平時，並不看見牠如此；相反地，太陽是天天從東方出來，從西方進去，正如老百姓一般說太陽是繞着地球而走的。及到能運用科學的方法，才證實平時的觀察，有了錯誤。同樣，我們說南京政府不會抗日，一般不懂社會科學不察事實的人，決不相信。他們直

覺地以爲中國現在受到這樣的壓迫，祇要還有心肝的人，祇要有權在手，誰不願意當民族英雄。南京政府現在天天談準備，不是爲着抗日麼？諸君！這正如老百姓天天看見太陽出自東方落到西方，便以爲太陽是繞着地球而行的觀念一樣。是只以肉眼，只以直覺，辨別一切，毫無科學頭腦，把整個問題加以分析，由分析以認識其真實內容。我們幹校同學，是要領導民衆的，絕不容有這樣的頭腦，糊糊塗塗，希望着蔣介石有天起來抗日。這種希望，必然會慘遭失敗。在個人希望的失敗，不算一回事；不過現在的國際環境，除非我們自甘亡國，已絕不容許我們大家再走錯路，或者萎靡不振了。所以今天特別提出這個問題目來講，我講完後，大家如有什麼疑問，儘可勇敢地提出問題來研究，務求得一正確的認識。

我在沒有講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與一貫性以前，且先談談日本侵華的必然性與一貫性，以作了解本問題的助力。很多對日本內容認識不清的人，每每看見日本對華的外交一時和緩，便覺得歡喜，一時強硬，又着急起來；有時看見政黨執政，以爲於中國有利，軍閥專政，便又爲前途生悲；這根本不知道日本的侵畧政策，并不是本莊繁土肥原……等等少壯派諸人所能左右，牠根本的動力，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便發生以下

的兩項要求。(一)要併吞中國。我們知道日本近年來以國內生產過剩、物價低落，工廠關門，工人失業，社會革命，隨時有發生的可能。要想解決這種困難，只有向外開拓市場，以求銷售剩餘的商品。在牠的週圍，可以滿足牠這種要求的，便是中國。但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歐美列強都有一份，日本爲着經濟上要獨佔中國的市場，所以在政治上便要併吞中國。

(二)要準備世界大戰。在這種世界大戰暴風雨即將降臨的前夕，不趕緊準備是難操勝算的。日本在東亞，處於主要的地位，戰爭發生，必然的是重要的一角。而牠本身戰鬥的成員，以及戰鬥的資源，都有限，所以要加速度的於大戰爆發之前，完成侵略中國的計劃。時候到來，便把中國大衆去擋列強的砲口。戰事所需的原料，也要這地大物博的中國來供給，以上兩項便是日本要侵略中國，并且要併吞中國的原因。所以無論牠的政策怎樣變換，而牠的侵略性質始終如一的。

二、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

南京政府的要降日，亦正如日本之要侵我一樣，是由於其本身生存的要求，決難避免的。我們試以客觀的態度，一考查其背景，便可明瞭。我們知道，任何政治集團，都有他的社

會基礎，換句話說，就是必有其代表的階級利益。譬如日本的政友會或民政黨，都是以資產階級爲其社會基礎，所以牠們當政時。所有的施政方針，都以資產階級利益爲依歸。同樣，蘇俄共產黨以無產階級，土耳其國民黨以農民大衆爲其基礎，於是牠們當政所施的政策，也各自隨着牠的後台——社會基礎——而轉變。南京政府的後台，是誰呢？我們可以簡捷了當地說，是財閥。這不是武斷欺人，可以拿出最顯明的事實來做說明，現在就拿南京政府組織的成份來分析，是最容易明白的。我們試檢查牠——南京政府——組織的份子，不外三種：一種是軍閥，一種是官僚，一種是買辦。軍閥這個名辭，我們說得慣熟，牠的意義究竟怎樣呢？我以爲是把軍隊當作私人工具，用以剝削民衆壓迫民衆的，才算軍閥。並不是說凡帶兵的人，都叫軍閥。帶兵的人，有許許多多，是爲民衆謀利益，爲民族生存而奮鬥的，譬如九一八以後，對日抗戰此仆彼興的無數民族英雄，也能說他們是軍閥嗎？但是南京政府的蔣介石，我們便無法爲之辯護了。你看他統兵百餘萬，平日歛取老百姓的血汗，來養活他們，可是外侮到來，便消聲匿跡，行若無事似的，把東北數省光着眼睛送給人家了，華北一帶，又將繼東北而淪亡了。你說他們的軍隊還少，不能抗戰麼？誰也知道，日本當時進攻東三省的

，不過一二師團，就是日本全國現有的陸軍，又何嘗及得蔣介石軍隊的半數。我們又再看當時英勇抗戰的馬占山，十九路軍，宋哲元，孫殿英等，各自所有的部隊，與蔣介石相比，又少到怎樣程度？然而馬占山等終究毫無猶疑的同日本抗戰過了，並且屢次打敗日軍，充分地給予了牠以中國民族不是容易欺負的教訓。然而統兵百萬以上的蔣介石怎樣呢？民衆不知他在弄着什麼。你說他的兵質量不能作戰麼？可是他多年來對內戰爭，從十七年攻擊本集團軍起，接着把閻錫山，馮玉祥，方振武等參加革命有功的武力消滅或擊敗，九一八而後，復兇如虎狼似的，協同日本銷滅了許許多多的抗日力量，如十九路軍抗日同盟軍等。蔣介石這樣的剝削民衆，壓迫民衆，摧殘民族武力，與軍閥的行動，完全無殊；不惟無殊，而且是軍閥之尤者也。至於在他統轄之下的如何應欽，顧祝同，劉峙等，也無不是擁兵自衛剝削民衆，壓迫民衆的，所以南京政府的軍人系統，可以說就是一個軍閥系統，而這個軍閥系統便是支持南京政府的台柱之一，還有一個台柱，便是官僚，我們知道，民國成立以來最有名的官僚集團，便是政學系。現在政學系在南京政府的地位大家是知道的，可以說外交內政都操於其手，張羣做外交部長，蔣作賓做內政部長，楊永泰在蔣介石身邊穿八掛衣，這三個人便是政

學系的要角，他們把南京政府的獨裁軍閥蔣介石包圍住了。把內政外交的行政權掌握住了，所以說南京政府是官僚的政府，實不爲過，南京政府還有一個台柱，便是買辦階級，在行政院中實業部長是吳鼎昌，他便是一個著名的買辦，去年上海一般買辦階級，組織了一個赴日實業考察團，便是他做團長，此外鐵道部長張家璈是以前中國銀行的總理，也是與買辦階級有深厚的關係的，南京政府的構成份子大概就是這些人。南京政府的構成份子既是軍閥，官僚，買辦，而軍閥官僚由剝削老百姓而變成富翁，買辦由吃食帝國主義者的餽餘而變成富翁，所以說從南京政府構成的份子上看牠是代表財閥的，已屬了無疑義。

再由牠南京政府歷年來的對內政策看，其最大的表現，是封閉報館，槍殺記者，壓迫抗日力量，屠戮愛國同胞，推殘農工大衆，其殘酷狀態，比之于任何專制政治，有過之無不及。不信，你看看瀉寧漢等地的民衆，誰敢痛痛快快地喊一聲抗日，說一聲蔣介石的不對。恐一言出口，而身首卽異處。他爲什麼有這種魔力，可以說，這又是剝削老百姓的血汗所養的一羣魔鬼的效力，這羣魔鬼，叫做藍衣社，牠的組織很嚴密，活動很普遍。蔣介石所有的軍隊，可以說是用來痛痛快快地整批整批公開的屠殺民衆的，至於藍衣社，是鬼鬼祟祟一

個一個的暗地殘殺民衆的，或者把你加上一個反動的帽子，便輕輕地送了你的命，他們——藍衣社——對於他的主人——蔣介石，正像貓兒捕獲了老鼠，主人會有賞賜，他們就以取得人家的腦袋，作他們的功績。這種恐怖無聊的政治，是有人心的人所能做得出的麼？

再從南京政府的財政方面說，牠十年來的政策，不外兩種：一種是宋子文的公債政策，他發行大量的公債，低價抵給資本家，等到從老百姓手裡刮到錢後，便十足地還給他們。而收買公債的，便是他們買辦官僚的集團，往往于最短期間，便得到很高的利息。這些利息，是不是由老百姓手裡奪去的呢？其次，便是孔祥熙的加稅政策。他不管你老百姓的死活，祇要政府要錢，便大量的增稅，增稅的結果自然是百物昂貴，民不聊生，而增稅所得來的錢又大部進了私人的腰包。所以在南京政府做官的人，就是小小的一個縣長團長起碼會括到二三十萬。所以我說南京政府在經濟方面是剝削民衆的。絕不是一句冤枉話。

南京政府在政治方面，這樣壓迫人民，經濟方面，這樣的剝削人民，以軍閥官僚買辦構成的集團完全代表財閥的利益，牠的本質既是如此，自然非降日不可。其理由不外兩端：第

一，要繼續維持他們這種剝削政權，不能不降日。因為他們歷年對民衆所施的壓迫，拘禁，屠殺，早已使得天怒人怨。降日呢，牠可與日本合作，得到日本的幫助，很可以鎮壓民衆，把牠的政治生命，繼續下去。抗日呢，就恐怕民衆會一致的怒吼起來，固然，首要的是要打倒日本，但對南京的斥動統治，不見得不會施以摧毀，另求建樹代表真正民衆利益的政權。這是他們深所願慮的。第二，要保持他們歷年來由剝削所得來的財產，也不得不降日。我們不看的，只看看本年初財政部的統計報告，據稱從十七年到現在，所發行的公債，達十八萬萬之多。我們知道，所謂公債，就是政府向人民舉行的借款，政府借到款後，便給出借人的借據，就叫做公債卷。這種公債卷，我們大家恐怕連樣式都沒有見過吧。而南京政府，則在幾年當中，舉行了這樣大的數目！這個數目，以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計算，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頭上，要担负四元左右。我們窮苦的老百姓，連飯都沒吃，能够出借這個數目麼？自然這項公債，是他們一方代表政府借錢，一方面自己拿出錢來，借給政府，借錢的是他們，出借的也是他們，他們有了錢，爲什麼願意這樣大批的借給政府？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簡單地講過的，就是打上很大的折扣，借給政府，政府收到了老百姓的錢以後，便十足地付

還。政府這種吃虧的地方，是不是由老百姓身上榨取得來呢？他們所以能够這樣如意辦下去的，便是純靠政權在手，可以不顧一切的進行。假定一旦抗日的戰事發生，他們的政權，固然不穩，同時，日本的飛機大炮，就會把金融中心的上海，加以威脅毀滅。這樣，公債價格必然低落，甚至成爲廢紙，公債價格低落，或至一文不值，不是他們握有公債卷的資本家，會大吃其虧麼？所以他們始終反對抗日，要保持政權，以便繼續搜括老百姓的錢來還他們的債。我們要知道，南京政府，每年收到的錢，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專給來還這些公債本息的，這些公債大都操在買辦官僚軍閥手中，南京政府的達官要人們，多則數千萬少則數十萬，你想他們還願意抗日，眼光光的看着公債倒台麼？

還有，南京政府的要人們，大都在上海杭州等要埠建有很奢侈華麗的住宅，養着大批的臨時太太，每到星期六，便由南京趕來，盡量的享樂，一旦抗日，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有變成灰燼的可能，從這批買辦官僚的立場說，是降日以保持他們的政權和財產好呢？還是犧牲一切，而抗日好呢？固然，自來的英雄豪傑，也有許許多多是毀家抒難的，然而求之一般人便屬難得，南京政府屬下的人們，有那樣優裕的生活，還談得到抗日麼？所以南京政府，從

牠的本身說，不但不會抗日，也決不想抗日。自然只有奏着前進曲，踏着降日的大道邁進。

三 南京政府降日的一貫理論

南京政府，打算得十分清楚，只有降日還可以苟且偷安，但又恐怕民衆一齊起來反抗，不敢公然的打出降日旗幟，於是一方製造理論，以欺騙民衆，一方統制輿論，以防止抗日思想之傳播，與抗日運動的開展。統制輿論的方法，便是收買報紙，封閉報館，殺戮記者，利誘不行，便施以威脅，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非蔣介石一手所能掩盡世人耳目的。其欺騙民衆的理論，也經製造過許多種，其津津樂道的，便是所謂三日亡國論，準備論，待機論等，譬如他們說到對日本不可抵抗時，便會舉出日本的飛機怎樣多，速率怎樣快，日本的戰艦怎樣多，噸位怎樣大，艦齡怎樣新！日本的大砲怎樣多，口徑怎樣大，射程怎樣遠等等，中國一切一切，都趕不上日本，一行抗日，中國三日便會滅亡。造出這樣一套無聊的理論，以掩飾其降日的卑鄙行動。殊不知十九路軍以那樣少的數量，以那樣不好的器械，對日本抗戰了四十多天；宋哲元在喜峯口，馮玉祥在張家口，也一樣的打了許久，中國亡了麼？從十九路軍等的抗戰以事實打破了他們不抵抗的理論以後，便又巧妙地搬出了一套準備論來，這套理論

，比較高明，欺騙力量頗爲不小。他們說：日本這樣壓迫我們，我們一定要抵抗，不過我們目前的力量，比牠差得很遠，一定要有若干時間盡力準備，才可以和牠鬥爭，現在政府——南京政府——正在進行着買飛機，買大砲，籌款項，就是要決心抗日，準備一仗把牠趕出東三省，洗雪我們歷年的恥辱。現在一般人鬧抗日，這是瞎幹，不過是徒作無補益的犧牲罷了。要抗日，只有靜靜地等待着政府準備完成後再幹。這一篇大道理，認識不清的人，不會以爲不對吧！然而要知道：代表財閥的南京政府，不會自己吃虧，起來抗日，這是由我們上面的分析，已經很清楚了。要是他們真的願意這樣犧牲，那麼，首先便根本不會很殘酷地壓迫愛國民衆，摧殘抗日力量了。何況南京政府統治了這許多年，要敵人打到頭上來了，才談準備，牠平時幹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又從九一八到現在，已四五年了，準備的結果又是怎樣？是不是要準備到民國末年，才行抗日？再則，即使談準備，日本是不是放鬆了牠的勢力而單讓你準備？我們要準備到幾時，才能與日本的力量相當？我恐怕以這樣經濟落後的中國，與日本作軍備競爭，其結果必是我們準備一架飛機，日本就準備十架，我們準備一隻戰艦和大砲，日本就準備十隻戰艦和大砲。這正如龜兔競走，烏龜總是落後，而且愈久，與兔子

的距離愈遠。準備論者，除等待着末日來臨，還有什麼高明的辦法？

自然，他們剝削了老百姓的錢，可以養活許多御用的學者，覺得單純的準備論，仍不足以達到欺騙的目的，於是又造出了一套待機論。你以為準備趕不上日本，待機論者，馬上便說出一大套，以為日本與蘇俄在滿蒙利害的衝突，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爭霸，日本與英國在中國利權的爭奪，和南洋澳洲的衝突，牠們的鬥爭，已經尖銳化，白熱化了，帝國主義者間的火拼，馬下會起來。我們準備的力量，雖然不大，但可以在牠們的火拼當中，乘機奪回我們所損失的利權。目前在牠們沒有火拼的時候，我們最好是忍氣，自然會有我們揚眉的一天。這種說法，多麼動聽，我想思想不精深的人，必然的會受這種論調的麻醉。然而我們試一詳考國際形勢，蘇俄這個時候，仍舊在埋頭苦幹，年前牠把中東路無條件的賣給日本，就是不願一時作爭奪戰的證明。美國呢，其在遠東的權利微乎其微，且遠隔重洋，那有功夫來同日本鬥氣。英國更不消說，牠有龐大的殖民地，統治起來，已很費力，加上德意法西斯勢力發展當中，歐洲局面，弄得不安，那有功夫顧及遠東來和日本開戰。所以羅斯福士東來，對於日本一次二次的訪問，對中國的借款及幣制等問題，都要徵求日本的意見後，才行進

言，英國之遷就日本，又可想而知。這樣看來，蘇俄英美都沒有與日本在最近作武裝鬥爭的必要與可能；然則日本會不會找着牠們去戰爭？我以為日本面前，放着這樣一個龐大易欺的中國，不趕緊的侵畧，去和其他列強，作犧牲較大的鬥爭，沒有這樣蠢吧！那麼，歐美列強不願與日本戰爭，日本也不願於這時去找着歐美列強戰爭，所謂機會也者，到那裏去等待呢？南京政府這一套一套的欺騙理論，可以說就是不抵抗主義的變相；也就是投降主義的變相，我們若不把牠認識清楚，是很容易受其欺騙，做了亡國奴，還不知不覺，這種漢奸理論是多麼狠毒呵！

四、南京政府降日的一貫政策

南京政府製造了降日的一貫理論，隨着自然有其降日的一貫政策，以完成其降日的目的。○捧出三日亡國論，便是爲得掩飾其不抵抗主義的卑劣，把東四省輕輕地送給人家。○及到了馬占山蔡廷鍇等的英勇抗戰，把三日亡國論粉碎之後，于是又在準備論下有所謂長期抵抗的政策。○所謂長期抵抗，仍然是不抵抗，其結果熱河失陷，長城不保，這時日本緊逼一步，于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來了，而屈辱的塘沽協定，通車通郵，改定有利於日貨的關稅稅則：

：等等相繼成立，華北又成爲九一八前夕之東北。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之侵畧中國，不是適可而止的，南京政府愈退讓，他就愈急進，本來南京政府想以假抗日的姿態來掩飾其降日的真面目，無奈日本把南京政府當作失了貞操的婦人，牠——日本不承認是她——南京政府的妍頭，硬要她——南京政府承他——日本是她的親夫，於是再緊逼一步，成功了，南京政府的陸隣令發表了，所謂中日親善，中日經濟提携，在南京一般要人口裡高唱起來了，久而久之，理論完了，政策也歸根到底的來。自九一八後南京政府對日的政策，無論第一階段的不抵抗主義第二階段的長期抵抗政策第三階段的一個中日親善。日本看到中國有這樣驚人的慷慨，自然感覺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以及現階段的中日親善政策，我們可以說牠的精神是一貫的不抵抗，牠的結果是一貫的辱屈，一貫的投降。在南京政府降日的表面化之後——發表陸隣令之後，日本便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携的方案，着手「開發華北經濟」；建立了傀儡國第二號——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又在冀察兩省，籌備完成傀儡第三號，在去年年底，還創立了日本在中國的東印度公司，——興中公司。據說「中日經濟提携」是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工作，并且有人說，是中日親善後，日本悔過自新的表示。據報紙所載，日本所擬中日經濟

提攜方案的原則，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其內容主要的如下六點：一，農業方面，接受日本之技術指導，農產品以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爲要。二，開發中國鑛業，對於資本技術兩方面，均協力合作。三，開發交通運輸等之技術資本的合作。四，紡織業與其他工業之合作。五，設立中日貿易協會等，謀民間之接近。六，設立中日協定稅率。從這六點看來，首先，日本是想包辦壟斷中國的農產和礦產，以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造成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分野。但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由農業國進展到工業國，是歷史進化的必然途徑，現在要使中國固定於所謂農業國的階段上，並且是專以農產品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的農業國家，這種政策，就是要使日本成爲中國的宗主國，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供給原料的寶庫，和銷納過剩生產品的尾閘，是一望而知的事情。自然，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要如此做法，除了經濟的動因外，備戰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於是他們便高唱交通第一主義，要替中國「開發交通運輸業」。於一九三五年七月間，滿鐵便根據他們所組織的三個委員會（負責調查鐵道港灣產業）的報告，決定先着首經營華北鐵路。其第一部計劃，就是完成滄石線，由石家莊直達滄州，和正太路聯絡，準備攘奪井陘煤礦。並伸其魔手於山西，再

趕築彰濟線，自彰德通至濟南，與膠濟線聯絡，企圖把持華北第一之清化鎮鐵礦煤礦等。同時，更把滄石線延長到大沽，作華北富源的出口港。第二步計劃，是把平綏路改爲中日合辦性質，把該路延長到蘭州西寧，完成華北外廓鐵路，以便開發西北。這部計劃完成，華北富源，就成爲日本予取予求的囊中物，而要用兵時，更可以由津沽和青島市面，迅速輸送到中國各地。

現在我們看看華北的富源。華北五省的煤儲藏量，佔全國百分之五十三，鐵礦儲量是百分之五十，羊毛佔全國百分之二十五，小麥百分之二十六，豆類百分之二十，花生百分之四十三，還有棉花（察綏在外）百分之四十二，日帝國主義者對這些富源，尤其是煤鐵和棉花，早已垂涎欲滴，固爲牠正缺乏紡織業的原料。牠正愁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不夠穩固，牠正在瘋狂地備戰，煤鐵和棉花，軍事上，都是不可缺的東西。現在華北有這樣牠急待需要的豐富原料，自然絕不放鬆。便在中日親善提攜的煙幕中，計劃於平津建立日本紡織業的中心，同時，青島上海等地，日廠也更積極地活躍起來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英國蘭開夏赫華特公司宣佈一個驚異的消息，謂某方已向該公司獨家定造細紗合股機一次更達一千部之多，合股機

普通裝有紗錠五百枚，依此類推，一部共有紗錠五十萬枚，是够普通大紗廠十二家之用。此項定造之機器式樣，適合中國多數紗廠使用。（九月二十八日大公報）這裏的某方，自然是我們的「友邦」了。牠定了一千部細紗機，來與中國親善提攜。中國的紡織業，大概沒有一家聽了不寒心的。這樣，華北的棉花，完全便利了日本，日貨棉織品必有更大規模的傾銷，中國棉紡織業，還有生路嗎？

煤鐵鑛業的命運，也完全一樣。中國煤業的不景氣，本來一年比一年嚴重，并加速度向殖民化過程中進行。一九三四年度，幾乎沒有一礦不虧蝕，工人工資每積數月不發，或將工人解雇，產量也都激減。同時，河北的怡立，正豐，長城等公司，也都有日資侵入，給予中國煤礦業致命的打擊。去年六月間，榆關柳江煤礦，被關東軍協助着泰記公司，加以佔領，這事實就是告訴了我們整個中國煤礦業的悲慘命運。對這些日本帝國主義劫掠的行爲，那些講親善的人們，連最軟弱的抗議也沒有。經營三十餘年，有職工三千餘人的煤廠，便這樣一命嗚呼了。至於鉄礦，東四省失去後，中國這一宗富源，差不多已全落入「敵人」之手。現在日帝國主義，還在那裏大舉搜索，與中公司，在積極籌備開採龍崗鉄鑛。并且還在設法統制

晉省煤工業，向晉閩提出晉省煤礦由中日合辦。中國這些殘存的富源，不久也要給日本囊括而去。我們知道，照這樣的趨勢，不論是奄奄一息的紡織工業，和被掠奪中的重工業資源，都會在「提携」和「開發」中被親善的人們斷送給日帝國主義。何況日帝國中義的提携方案中，還有澈底肅清中國民間反日意識，并製定更有利於日本的協定稅率等提議，這種提議，當然是要全部地制服中國，使中國自縛其手，等待牠來宰割。所以中國的政策，無論怎樣轉變，而日本之侵畧中國，是始終不變，不會其屈服，而稍予姑息的。反之，還會乘機加緊進攻，非把整個中國吞滅，絕不放手。我們對南京政府的這些無恥的政策，不管牠不抵抗也好，長期抵抗也好，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也好，甚至於講「睦鄰」「親善」也好，無以名之，名之曰「貫」的降日政策。

五、民族自救的最後覺悟——抗日鋤奸

我們根據上面的分析，毫無疑義的，南京政府是一貫的降日，因為其本身要降日，所以便處心積慮要破壞抗日的力量，一方製造出假抗日的煙幕，以消滅一般抗日的情緒，冀圖多延其賣國無恥的政權。日本呢，得寸進尺，永無止境，尤其在南京政府統治之下，對抗日力量

，已由牠代爲清除，更毫無顧忌的邁步前進。在這種情形之下，國家生存，能有幾日？民族自救，等待着誰？所以最近西南毫無猶豫的勇敢地揭舉抗日旗幟，對全國民衆，以爲各黨派，不計恩怨，不分畛域，只要能在同一目標之下的，便團結起來，坦白合作。這正如烈火騰空，無審查營救者之是友是敵，以及其平日的主張言行如何的必要。惟一的目的，只在撲滅火焰，保存目的物。所以這次陳濟棠表示抗日，我們便與之攜手前進，甚至於南京政府，我們也希望其覺悟，毋再自殺。陳濟棠平日的措施不洽輿情，我們不是不知道，尤其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我們更明若觀火；然而大敵在前，不應計較及此，陳濟棠也好，蔣介石也好，以及其他任何力量也好，只問他是不是抗日，抗日者爲友，降日者爲敵。可是事實已明白地告訴我們，南京政府的一貫降日，已由先天注定，毫無救藥，現在牠又要施展其歷來破壞抗日力量的慣技，以臨我們西南了。這是我們抗日前途中的大障礙，應該首先加以掃除。也正如救火般，在工作的進行中，所有障礙物，不惜加以摧毀。目前南京政府的行動，不止是消極的爲我們抗日前途的障礙，而且要積極的對我們加以壓迫，自然這種漢奸行爲，無異日帝國主義者進攻我們的前哨，打倒這種漢奸政府，就算完成了抗日工作的第一步，切不可打

倒漢奸，與一般內戰，視同一體；因所謂內戰者，在牠的形式上，是同一族類中各部的武力鬥爭，其目的在爭取各自主張的實現或利權的擴大，所以誰勝誰敗，與國家民族的生存，無直接的關係。現在漢奸的行動，與此便根本不同。譬如東三省及冀東漢奸組織，藉日本力量的扶助，公開與中國脫離關係。南京政府，則以各種協定，將民族生機，一一斷送，且假日人之力，以壓迫民衆；我們革命集團與之鬥爭，純粹是爲國家民族的生存問題，我們戰勝，中國民族，尙可得救，否則，只有準備做亡國奴，與內戰的目的根本不同。所以剷除漢奸，打倒南京政府，是抗日戰爭中的初步工作。在這種重大工作的進行中，我們應該要知道「對敵人姑息，便是對自己殘忍」，我們不忍中國淪於夷狄，對於南京政府這漢奸政權，便應該要毫不留情地盡力加以撲滅。

我們革命的領袖，對抗日主張，已由歷次的講演中，盡情披露，坦白得無以復加。我們再證之以事實，明明知道着陳濟棠之不足有爲，而爲團結內部，擴大民族革命力量起見，與之合作。明明知道蔣介石之賣國殃民，而冀其懸崖勒馬，痛改前非，並願在抗日的戰線上，受其領導。這種救民族的苦心，這種毫無個人權利觀念存乎其間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實可動

天地而泣鬼神。現在陳濟棠以無能而下野，蔣介石仍復剛愎而自用，他爲着要降日，所以不惜以大軍要來破壞我們革命的集團，執行其做日本清道夫的任務，我們爲着鞏固救國的基礎，對於這種漢奸，自非首先鋤滅不可。現在抗日鋤奸的戰線，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抗日是我們救國的目的，鋤奸是我們抗日的必經過程，我們要盡力鋤奸，才能証實我們抗日決心，完成我們救國的素願。

有些不認識清楚的人，看見陳濟棠下野了，便以爲抗日失敗了，這把抗日事業與個人進退視爲一物，是何等錯誤！我們要知道，抗日是中國全民族（除了少數漢奸）的要求，除非中國亡了；才算抗日的失敗，何況亡了國，還可以抗日，所以真實說來除非整個中國民族被銷滅了，才算是失敗。何況現在我們抗日的集團，巍然地存在，正準備着作英勇的鬥爭，而且全國各地的抗民力量如華北的宋哲元，韓復榘，閻錫山，西北的張學良，楊虎臣，以及川滇等省的大部軍人領袖，正在積極地圖謀響應。各地民衆，更不消說，只看澎湃的青年運動，遍及全國，便可知道。我們現在敢堅決地說：抗日運動，不但沒有失敗，而且牠的怒潮，正在猛勇地繼續增高。我敢期信一切無恥的漢奸如溥儀般汝耕蔣介石之流；一切傀儡組織如偽

滿洲國偽冀東自治政府偽南京政府，以及兇狠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都將爲這怒潮毀滅；我今天來和大家講這個問題，將各種事實介紹出來，革命動向指示出來之後，希望大家聽了我的話後，要把自信力與強起來準備去與日本帝國主義及南京漢奸政府作殊死戰！（完結）

南京政府降日的必然性與一貫性

07
0

1-0
寄